



十三經釋篇卷之三

新會梁斗輝忠璇父著

樵李郭紹儀汾仲父

井研雷起龍于田父

麻城劉孔源事可父全較

詩總論

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爲三百十一篇今又逸六篇
風者風也上感下下化上莫繁於風風始於家而化成於
國故端起於夫婦序以爲一國之故繫一人之本是也風

之自也政始於朝廷而達之天下故綱始於君臣序以爲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是也雅同風之道也風始於夫婦故二南風本也和而有則樂而不淫則風移而俗易政始於君臣故二雅政本也君讜臣以慈惠書下情臣會朝以道德襲上志則政善而民安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君臣上下而禮義有所錯夫婦天地之大義人道之終始也故風先雅君仁逮下則下忠事上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故小雅先大雅鹿鳴爲小雅始重賓臣也文王爲大雅始重格天也明一王之道而推其成功於頌清廟爲頌

始極其德於神明也被之管絃諧之舞佾而主於升歌風主情足以興雅主性足以正頌通神明則至於極矣故以頌終焉詩自黍離亡至秦火追漢而說詩者分爲四家魯詩始於申培培受於浮丘伯作訓詁又有韋賢王成皆傳之齊詩始於轅固而盛於匡衡然固之詩失之雜焉韓詩起於韓嬰嬰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殊毛詩始於毛公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俱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自齊詩傳曹魏而亡魯詩至西晉又亡惟韓詩頗存然無受傳之

者天下學者並遵誦毛詩宣帝時召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是時大毛公萇所傳詩云出於子夏最善不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于曼卿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故謂之毛詩鄭箋又有何胤全緩輩爲之疏而唐劉焯兄弟爲殊絕諸儒稱其警拔一時騁轡千里按萇之說詩其釋鴟鴞也與金滕合釋北山蒸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清人碩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

與儀禮合當毛氏時左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詩皆與之合不謂有源流可乎後諸儒治毛詩者皆廢惟鄭箋盛行亦以他疏義相沿踵卒不能出二氏之區域故也至宋歐陽氏王荆公蘇黃門各以其意說詩歐陽公辨二南則曰是詩作于事紂之時上無明天子號令由已出在商不得爲正二南起王業文王正天下在周不得爲變辨王風則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別正變也辨豳風非雅頌則曰七月周公之作也而不得執周禮籥章吹豳詩頌雅之說以爲解論十五國之次則曰以兩而

經籍考 卷之三
合之分其次以爲比周召以淺深比也周德之深故先於
召衛王以世爵比也衛爲殷都紂不能有周幽東遷無異
是也加衛于先明幽紂之惡同也鄭齊以族氏比也周法
尊其同姓而異姓爲後故鄭先於齊也魏唐以土地比也
魏本舜地唐爲堯都以舜先堯明晉之亂非魏桀儉之等
也秦陳以祖裔比也陳不能興舜而襄公能大於秦陳不
如矣檜曹以美惡比也幽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定風雅
頌則曰風生於文王雅頌雜於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
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

而有取於王通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頌
國史不明變之論以爲職詩者之罪也論魯頌則曰貶魯
之疆勸諸侯之不及貶者謂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
作之亦未離乎疆也勸者以僖公之善不過復土宇脩宮
室大牧養聖人猶不遺之使當時諸侯善有過於僖公者
必不忍絕之以示勸也論商頌則曰聖人之意存一頌而
有三益大商祖之德予紂之不憾明文武周公存商之心
蓋聖人之心雖惡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
爲後也此其於詩義多所發明但生平不信符命常著盡

以河圖洛書爲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爲怪說而疑
三代受命之符蘇黃門疑小序爲衛宏作非孔氏之書止
存其首語餘皆削去程正公張明公門人亦各記其師說
以傳益三百五篇之微辭奧義始可尋繹不待講于魯齊
韓氏之傳而言詩者業已知其不專於毛鄭矣自後諸家
皆有訓釋東萊呂伯恭著家塾讀詩記融貫衆說渾然若
出一家而一字一語未嘗不謹其所自出雖時斷以己意
亦謙讓退託未嘗有輕議前人之心朱子深歎其有得于
溫柔敦厚之教有以也鄭夾漈專詆毛序晦翁從其說明

詩序非孔子子夏所作分大小序自爲一編而辨其得失
言關雎則取匡衡釋柏舟定以爲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
詩有聲無詞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
則取左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
降庭止則取漢書賓之初筵悔酒悔過則取韓詩序禹敷
下土方又證諸楚詞而於國風諸篇之序屏斥尤多明考
盤非刺莊公而鄭氏所謂誓不忘君惡不過君朝不告君
善者誣可知矣明同車狡童非刺鄭忽而昭公無辜之謫
可白聖人刪述之意可明詩人不得脫其淫諛之罪麗于

訕上之失矣明無衣非美武公不致獎姦而誨盜矣至於
 桑中溱洧之詩謂乃淫者所自作不可依序以為刺淫且
 曰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為彼人之詞以陷於所刺之地而
 不自知哉此其說固可以破千古之謬而得經學之真傳
 矣廼馬端臨則以為詩序不可廢十五國風之序尤不可

廢其畧云芣苢之詩序以為婦人樂有子為后妃美而其
 詩語不過形容采掇之情狀而已黍離之詩序以為閔
 周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恨歎黍禾之苗穗而已
 此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采掇者何事而慨
 嘆者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為刺鄭莊公也而其詩
 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詞耳楊之水椒柳二詩序以為刺晉
 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詞耳此賴序以明者
 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四詩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

之文耳而夫子不刪之乎鵠鴉陟岵之詩見于變風序以
 為征役者不堪命作也四牡采芣薇之詩見于正雅序以為
 勞使臣遺戍役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嘆行勞苦敘飢
 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此詞同意異賴
 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
 四牡采芣薇不得為正雅矣即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不可
 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為刺奔乎文公又曰雅
 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六篇是也衛者邶鄘衛
 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
 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
 衛蓋深絕其聲于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于詩以為戒今
 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
 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將以荐於何等之鬼
 神用于何等之賓客乎愚又以為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
 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
 矣使其為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烏得有之而魯之樂工
 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樂乎儀禮左傳所載古人合樂歌
 詩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

之詩也而鄉飲酒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
 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樊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
 子饗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綿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
 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旨蓋有
 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強通也則烏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
 于燕饗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
 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
 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
 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
 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養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蹇裳子
 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摯兮此六詩者皆文
 公所斥以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
 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于燕享也或
 曰文公說詩于詩之有證者如碩人載馳清人鴟鴞之類
 則多采以入傳而其可疑者則多引他書以證其謬未嘗
 盡斷以臆說也然君子不能無疑者夫關雎韓詩以為衰
 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詩以為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
 與毛詩反者也而毛詩說關雎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論

是決不可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
 從韓夫一韓詩也初筵之序可信關雎之序獨不可信乎
 邶汎柏舟之詩毛序以為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為婦人
 之作而引列女傳為証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出于劉向向
 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愠于羣小之
 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群亦是愠也則正毛詩之意矣夫一
 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
 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 此其反覆詳辨幾至千言然晦

翁之意自有卓見固未可以末學窺測者其自序云本之
 二南以求其端叅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
 和之於頌以要其止而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
 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
 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之噫斯

經籍篇 卷之三
學詩之鳴也微晦翁吾誰與歸

二南辯

衛宏之言南也曰化自北而南也固也何以二南命也以周召分陝也漢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周公所治西南有召城召公所治古人採詩隨地繫名二南之義蓋出於此然后世用爲燕樂爲卿樂爲射樂爲房中樂何也所以彰文王德美也則南之爲南也與雅頌埒也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南二南也左氏載李札觀樂有舞象籥南籥者南籥二南之籥也籥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籥之舞象籥之奏南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

叅以南乃陸希聲劉炫釋鼓鍾亦疑雅南之南爲二南然未敢確然自信第曰南如二南之南而已杜預釋左傳亦知南籥當爲文樂不敢正指爲二南也蓋其沿習既久見解獨難鉤命決之書叙載四夷凡樂適有名南者鄭氏遂因采取以傳足其數孔穎達輩率皆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於南者皆指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夫周樂備六代文王象舞獨取夷樂以配此何解焉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豈有用夷樂教世子則信乎南之爲樂古也益信南之爲詩正也

關雎

小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是關雎之義也朱子曰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爲是詩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於過耳而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爲一事而不相湏則已失其旨矣至於傷爲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或曰先儒多以周道衰詩人本諸衽席而關雎作故楊雄以周康之時關雎作爲傷始亂杜欽亦曰佩玉

晏鳴關雎歎之說者以爲古者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
周康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此魯詩說也與毛異矣但
以哀而不傷之意推之恐其有此理也曰此不可知矣但
儀禮以關雎爲鄉樂又爲房中之樂則是周公制作之時
已有此詩矣若如魯說則儀禮不得爲周公之書儀禮不
得爲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
必有待乎後世之刺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爲人子孫乃
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爲風化之
首乎鄭樵曰詩者樂也古人以聲詩奏之樂後世有不能

法祖怠於政者則取是詩而奏之以申警諷故曰作作之
爲義如始作翕如之作非謂其詩始作於衰世也大抵古
人學詩最要理會詩之聲夫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
猶正牆面而立爲之爲義亦作之意既謂之作則翕純皦
繹有聲有器非但歌詠而爲周南召南之爲正如三年不
爲樂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之爲謂之爲謂之作者皆樂之
聲也吁明於作之義則關雎爲文王詩也又何疑

風雅正變辯

詩有正變微獨風也雅亦有之其說出於詩序美者爲正

刺者爲變然匪以國紀世次已也如以國紀世次爲正變
邶鄘衛之詩可謂盡變乎淇澳武公脩德定中美文公中
興有雅體焉鄭俗靡靡變矣而緇衣表好賢秦有岐雍變
矣而小戎志復仇鄭樵謂當如穀梁之春秋書築王姬之
館于外書諸侯盟于首止皆曰變之正也蓋言事雖變常
而終合乎正也斯言是矣若大車之詩氓之詩一欲從人
而迫于刑政之不敢一妄從人而悔于暮年之見棄遂一
槩指爲變之正也令與河廣之夫人埒夫大車猶心畏也
氓則行醜矣女子一失其不可復收其自言曰女之躬兮

不可說也夫安得以其悔恨乍萌而代爲解又謂二雅無
區別無正變夫小大之名自吳季禮觀樂已有之序曰政
有大小故謂之小雅大雅然常武征伐何以大於六月卷
阿求賢何以大於鹿鳴其分小雅大雅必其聲度有豐殺
庶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隨其歌而自爲
別非政果有大小也樵之言庶幾得之至謂正變不出於
夫子而出於序未可信竊謂不然鴻鴈庭燎崧高烝民誠
不得謂之變而節南山民勞諸什則固變也第謂自六月
以下至何草不黃五十八詩皆爲小雅之變自民勞以下

至召旻十三詩皆爲大雅之變則不可耳大抵三百篇中其善者足爲儀表其惡者足爲戒聖人並存之以詔後世如春秋亂臣賊子擬事直書華衮斧鉞毫不假借若必出於吟咏情性涵道德而後可謂桑中溱洧爲後世所僞入也

見王道

文衡

噫此豈聖人存詩之旨哉

國風辨

程大昌曰詩有南雅頌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言雅頌各得其所又言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未嘗言及國風者左氏記季禮觀樂歷叙周南召南小雅大雅凡

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叙列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三率皆單紀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漢人贅目國風以參雅頌其源流自荀况出也漢之詩師莫有出申公之先而其詩派亦無能與魯詩爲匹者申公之師則浮丘伯而浮丘伯親况門人也高后時浮丘伯常遊京師文帝時申生又以精詩爲博士劉歆所謂詩始萌芽者也漢詩自毛公以外得立學宮者凡三家齊轅固事景帝始爲博士獨韓嬰在燕申生在魯最爲蚤出然終西漢之世魯派之盛如王臧孔安國王式韋賢賢子玄成嘗皆以詩顯名爲世所宗轅

韓之學絕不能抗則漢世詩派大抵皆自况出也譬之水
然源濁則流濁所受則然何怪乎况之蔓衍于漢哉左氏
之生在况先後則未易亟斷然而創標風名以比雅頌二
子同於一誤也柳嘗深求其故則亦有自盖札之言詩嘗
曰其衛風乎又曰泱泱乎大風也哉是語也謂康叔大公
之餘風形見於見於詩者若此其盛云耳左荀之在當時
其必尊信乎札言而不究其所以言意札之謂風者與雅
頌配對又會十三國者徒詩而無他名徒國而無附語遂
並齊衛二詩槩取風名加配諸國於是乎風與雅遂有名

稱與之相敵後儒又因加國其上而目曰國風毛氏正采
國風之目分寘十三國卷首而作大序者又取司馬遷四
始而擴大之遂引其品曰風雅頌分爲四詩是謂四始詩
之至也四始立而國風之體上則滄沒二南使其體不得
自存又上則包并后稷平王使王業在位下齒侯國其失
如此究求所始皆左荀二子誤認季札本意而已或者曰
况之出附近夫子其源乃出子弓子弓者古云仲弓也噫
况非純師也中庸率性子思親受之其家而成性存存克
已復禮皆夫子筆舌所出也况乃槩曰人性本惡其善者

偽也此其學術已明矣夫子至唐虞象刑典謨既嘗兩出
 又皆虞史所書亦帝舜本語而况直曰治古無象刑而有
 肉刑也夫六經明有其文者况猶忽之以為無有則訛詩
 為風其可堅信以為有所傳授乎

豳風辯

七月豳風也而鄭氏分為雅頌其詩八章以其一章二章
 為風三章四章五章六章
之半為雅又以六章
 之半至七八章為頌歐陽文忠公辯之詳矣程大昌又謂
 逸詩有豳雅豳頌而無豳風盖取周禮籥章所歛豳詩豳
 雅豳頌非今七月等詩也又援歐陽公別有豳風之言取

以為斷噫歐陽公不曰周禮不完之書鄭氏推尊之而分
 豳風為雅頌以合其事乎且曰七月周公作也其言豳土
 寒暑氣節農桑之候勤生事男女耕織衣食之本以見太
 王居豳興起王業艱難之事則安可謂豳之非風也夫既
 為風矣論其世次宜首二南則何以寘之曹檜之下鄭樵
 曰習亂必思治傷今必思古檜終於匪風思周道也曹終
 於下泉思治也天下後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
 道也則陳淫檜亂之治一變而復見豳風之正聖人序詩
 所以寓其變於十五國風之末噫此微獨鄭樵之言也歐

陽公嘗道之矣乃文中子大儒也亦惑於詩序而指為變

風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正之故章俊卿曰黜左氏而後春秋明削

漢儒之序而後詩義著有激哉其言之也又曰詩各有體

七月鴟鴞之詩其言則雅其體則風聖人列之風雅頌之

間其旨深矣齊魯韓三家之詩皆無七月篇或謂豳風一篇自鴟鴞以下六篇皆非豳事獨七月一篇

豈足以當一國之事周禮有豳雅頌豈不為有豳詩而今亡之乎故齊魯韓三家之詩皆無七月篇然則豳詩有無者不可得而知之也周召王豳之風同出於周而分於四

三頌

三頌

余讀喜起之歌華封之祝古之人臣所為頌禱其君者何

倦倦也宗廟之頌虞夏以前不可攷商周稱焉夫子錄詩

列周於前崇昭代也次魯明周公勛勞在王室而寄東周

之思於魯也又次商明先代之裔統承先王作賓王家亦

以示法祖當鑒殷也思深哉當成周太和在宇宙間功德

隆盛主臣並美故寫其形容而時寓規瑱思駿惠恩保守

儼天威於明堂未成命於宥密閔予想繼序小毖廣求助

訪落斲保恭敬之受忠言報賽續古臣工勸農烈文飭康

侯振鷺美賓客諸凡歌般詠酌大賚于桓何皇皇焉惟以

經釋義

保安長治爲念常恐軼越以遺前王羞昔季札觀風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携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斯言得之矣後世儒者不察徒以用於郊廟爲鬼神之事而曰管仲國頌屈原謫頌秦人刻石頌功德漢聖主得賢臣頌唐磨崖中興頌皆無預於鬼神也此陳休齋說夫此數頌者誠不得與周詩亦何以頌爲專告神明乎鄭樵又矯其說而失之謂頌者天

子諸侯上下通用援僖公有頌爲辭又援楊雄頌充國陸機頌漢功臣韓退之頌伯夷鄭頌子產不廢鄉校及禮記所云美哉輪美哉奐爲善頌善禱噫是皆未得乎頌之義者也若魯之頌實自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其曰奚斯所作作新廟也非作頌也夫何班孟堅一誤於兩都賦兩都賦序云奚斯頌魯王延壽再誤於靈光殿賦靈光殿賦云奚斯頌僖歌其路遂以魯頌爲奚斯作胥失之矣商頌實宋戴公時正考父得於周太師共十二篇孔子刪詩又逸其七篇而太史公曰宋襄脩行仁義其大夫正考父美之作商頌此蓋

本諸韓詩以商頌出於春秋之世故爲此說爾二頌之作當以序爲正抑常讀魯頌詞誇而追思七月之詠讀商頌殘缺而深悲麥秀之歌假令周德不改頌雖至今存可也

讀詩法

鄭樵曰詩三百篇皆可歌可誦可舞可弦太師世傳其業以教國子自成童至既冠皆往習焉誦之則習其文歌之則識其聲舞之則見其容弦之則寓其意春秋以下列國君臣朝聘燕享賦詩見志微寓相諷鮮有不能答者以詩之學素明也後之弦歌與舞者皆廢直誦其文而已且不
能言其義故誦者多失詩之意夫文章之體有二有史傳之文有歌咏之文史傳之文以實錄爲主秋毫之善不私假人歌詠之文揚其善而隱其惡大其美而張其功後世

欲求歌詠之文太過直以史視之則非矣孝經十八章其
及於詩者十中庸孟子所以善言詩者以其無漢儒之說
亂之也蓋嘗論之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孔子子思
善論詩者當達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善學詩者當取一
二言爲立身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詩者不必分別所作
之人所採之詩如諸經所舉之詩可也綿蠻黃鳥止于丘
隅綿蠻不過喻小臣之擇卿大夫有仁者依之夫子推而
至於爲人君止於仁與國人交止於信鳶飛戾天魚躍于
淵旱麓不過喻惡人遠去而民之喜得其所子思推之上

察乎天下察乎地觀詩如此尚何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淇澳

而子貢能達之於貧富之間巧咲倩兮美目盼兮

碩人

而子夏能悟於禮後之說論詩若此尚何疑乎南容

三復不過白圭

抑

子路終身所誦不過不忮不求

雄雉

學

詩至此奚以多爲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崧高

宣王詩也夫

子以爲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詩也左氏

以爲孟明之功小宛幽之詩也祭父以爲文王戎狄是膺

荆舒是懲僖公詩也孟子以爲周公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江漢

禮記者以爲天王之事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江漢

記

禮者以爲三代之君引詩若此奚必分別所作之人所採之詩乎達是詩然後可以言詩也不然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其無子遺矣崧高維嶽峻極于天信其爲極矣必欲以實迹驗之則不可以言詩善乎孟子之言詩可謂長於詩矣詩曰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孟子從而釋之曰民之秉彛也故好是懿德而已未嘗費辭而理自明故橫渠有詩曰置心平易始知詩楊中立見之曰知此詩者可以讀三百篇矣信哉言乎

可言集考

方回曰可言集前後二十卷金華魯齋黃公柏之所著也此集專以評詩故曰可言集前取文公集語錄等所論三百五篇之所以作及詩之教之體之學而及於騷次取文公所論漢以來至宋及題跋近世諸公詩後集各專一類而論其詩者二十三人曰濂溪橫渠龜山羅豫章李延平徐逸平胡文定致堂五峰朱希齋劉屏山潘默成呂紫微曾文清文公宣公成公黃谷城黃勉齋程蒙齋徐毅齋劉篁嶠劉漫塘附見者五人曰劉靜春曾景建趙昌父方伯

詩經卷之三
謨李果齋其第十三卷專取漢唐山夫人房中樂然則其
立論可謂嚴矣文公成公於思無邪各爲一說前輩謂之
未了公案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自古及今皆謂
作詩者思無邪文公獨不謂然論語集註謂凡詩之言善
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觀此固
已謂詩之言有善有惡作詩之人不皆思無邪矣猶未也
文集第七十卷讀東萊詩記乃有云孔子之稱思無邪也
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
若此言之約而盡者爾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

考東萊所說見桑中詩後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
當以無邪之思讀之文公則辨之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
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二公之說不同如此又雅鄭二
字文公謂桑中溱洧卽是鄭聲衛樂二雅乃雅也成公謂
桑中溱洧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已放之矣予嘗詳錄二
先生異說於思無邪章今魯齋但紀文公之說而不紀成
公之說雖引成公讀詩記所說十有三條而桑中詩後一
條不錄無乃疑文公之說諸今之三百五篇非盡夫子之
三百五篇乎秦法嚴密詩豈獨全竊意刪去之詩容有存

於里巷浮薄之口漢儒病其亡逸槩謂古詩取以足數小
序又文以他辭而後儒不敢議欲削去淫奔之詩三十有
一以合聖人放淫之大訓予晚進未敢遽從切謂桑中溱
洧非淫奔者自爲之詩彼淫奔者有此事而旁觀之人有
羞惡之心故形爲歌詠以刺譏醜惡若今鄙俚如賺如今
連篇累牘形容狹邪之語無所不至豈淫者自爲之乎旁
觀者爲之也文公以淫奔之詩出於淫奔者之口故不惟
不信小序而大序止乎禮義之言亦致疑焉蓋謂桑中溱
洧等作未嘗止乎禮義也予妄意以爲採詩觀風詩亦史

也鄭衛之淫風盛矣其國豈無君子與好事者察見其人
情狀故從而歌詠之其所以歌詠之蓋將以揚其惡雖近
乎戲狎而實亦足以爲戒也文公以爲淫奔者自爲是詩
則其人亦至不肖大無耻矣惡人之尤也聖人何錄焉成
公謂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
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雖
已煩趣猶止於中聲孔子嘗欲放鄭聲豈有刪詩示萬世
乃收鄭聲以備六藝乎此說不爲無理而文公則謂鄭風
衛風若干篇卽是鄭衛大雅小雅若干篇卽是雅二南正

風房中之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變雅無施於事變特里巷之歌謠爾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此二說者內翰尚書王公應麟與予一商畧之矣作詩不皆思無邪文公糾成公之說也因是遂辯雅鄭二字而及於三百篇或用爲樂或不用爲樂二說不同所以謂之未了公案學者不可不細考也予考十家所評詩話始於胡荅溪博也終於王魯齋也欲學詩觀是足矣

燕魯齊詩傳畧

燕韓嬰作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漢藝文志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隋經籍志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韓詩翼要十卷漢侯苞撰梁有韓詩譜一卷唐藝文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

關雎 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應門繫柝鼓人上堂退及宴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

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

薛君章句後漢書明帝詔應

門失守關雎刺世宋均曰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為務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脩

應門之政者也又馮衍傳注薛夫子章句曰雎鳩貞潔云云

窈窕貞專貌淑女奉順

坤德成其綱紀

卷耳 頃筐歆筐也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

皆以金士以梓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觶觶寡也

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

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為人

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

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

以餉不得名觴

韓詩說正義又儀禮疏

芣苢 傷夫有惡疾也直曰車前瞿曰芣苢芣苢木名實

似李芣苢澤瀉也芣苢臭惡之菜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

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芣苢雖為惡菜我猶采

采而不已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云

騶虞 天子掌鳥獸官

柏舟 衛宣姜自警所作

燕燕 衛定姜歸去姊送之而作

蝮螭 刺淫奔女也詩人言蝮螭在東者邾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爲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

黍離 伯封作也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亡不得憂慙不識

於物視被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爲稷之苗乃自知憂

之甚也太平御覽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

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陳思王植 貪惡鳥論

猗嗟 舞則纂兮言其舞則應雅樂也薛君章句 文選注四矢變

兮變易也釋文

伐檀 順流而風曰淪何謂素餐兮素者質也人但有

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

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如尸焉薛君章句 文選注

蟋蟀 歲聿其莫聿辭也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薛君章句 文選注

匪風 匪車揭兮中心惻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

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漢書王吉傳 吉學韓詩

鷓鴣 鷓鴣鳥名也鷓鴣所以愛養子者適以病之愛憐

養其子者謂堅固其巢病之者謂不知托于大樹茂枝反敷

之葦蒿風至蒿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文選注

湛露 悄悄夜飲說文 作慙悄悄和悅之貌夫飲之禮不脫屨

而即序者謂之禮疏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醜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酒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醜不可以沉不可以酒

鼓鍾 昭王之時作正義鄭于中侯握何紀注云昭王之時鼓鍾之詩所為作者依三為說也

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于雅者以其人聲

音及籥不僭差也後漢書注薛君云三者舞六代之樂四夷之樂

大德廣被之所及內傳文選注

生民 三王各正其郊轉說說禮記正義姜姓原字韓詩章句聖

人皆無父感天而生異義韓魯惟辭也韓為正義

抑抑 侯包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

天作 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

姓歸文王者皆曰岐周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

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

振鷺 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

之人也薛君章句後漢書注

商頌 美襄公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與盟會其大夫正考甫美之追道契湯高宗殷

所以興作商頌注韓詩章句美襄公

魯申培始為詩傳號魯詩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

卷情志魯詩亡於西晉而小學有一字石經魯詩六卷

佩玉晏鳴關雎嘆之

漢書杜欽傳 李奇曰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

嘆而傷之巨瓚曰此魯詩也

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為獻公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畜孝也

齊轅固為傳漢志齊后氏故二十卷傳二十九卷孫氏故二十七卷傳二十八卷雜記十八卷隋志齊詩魏已亡

魏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

詩是也

洪邁容齋四筆齊詩以為云云按晁氏詩序論齊魯韓三家以王風為魯詩

騶虞為天子掌鳥獸官

齊詩章句

五際

翼奉初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震之

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居知雨

鄭作六藝論引汎

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

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亥為革命一

際也辰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

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其詩含此

五際其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
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詩有五際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
道之安危

逸詩辯

詩有笙奏金奏絲奏

狸首禮記射禮諸侯以狸首爲節其下文云曾孫侯止四
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
射則燕則譽鄭氏以爲狸首之詩騶虞狸首采芡采蘋古
之樂節也日用之間不可缺今狸首亡逸詩自逸非夫子
逸之也觀狸首詩可見矣

騶駒前漢王武傳曰客歌騶駒注以爲逸詩今大戴禮記
客去祈昭昭十二年周靈王好遊畋之樂子祭託於祭公
謀父作祈昭之詩以正王心其詩曰祈昭之情情式昭德

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麥秀史記箕子過故殷墟而傷之作麥秀漸漸兮禾黍油
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河水僖二十二年晉文公在秦秦伯享之公賦河水杜註
以爲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則春秋之世其詩猶存今
無之矣

新宮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商份曰管與笙類也皆有
聲而已故新宮詩亦亡昭二十五年宋公子享昭子賦新
宮謂之賦則有辭矣後漢明帝亦取焉必見其辭故得之

以播歌詠蓋未有有詩而無詞者周禮祈年獻函雅於管
籥之類必得有辭

采薺咨古之人君行以肆夏步以采薺漢制宗廟樂入廟
門奏未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

肆夏左傳金奏肆夏以之三謂三章國語云一名樊君出
入奏玉夏王出入奏玉夏亦金奏

三夏國語云樊遏渠謂之三宮蓋繫鍾而奏此三曲惟金
奏故詩亦亡

九夏周朴鍾師之職奏九夏

玉夏王出入奏肆夏尸出入奏亦名樊昭夏牲出入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童夏 齊夏
族夏 械夏 敖夏皆金奏 鄭康成謂九夏皆詩篇名
頌之類今亡是以頌不能具焉

諸儒逸詩辯

論語云素以爲絢兮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舉碩人之詩而素以爲絢兮之句不存閱唐棣之詩而偏其反而之語不載則詩之章句逸者多矣如韓詩雨其無極傷我稼穡今亦不見於詩而無正篇無其辭齊魯

韓詩並無七月篇

亡詩六篇

魚麗之後亡其三南陔白華華黍也南山有臺南有嘉魚之後亡其三由庚崇丘由儀也六篇之詩同在一處不應中間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二詩獨能存也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笙入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曰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六詩皆主於笙奏之商份曰所謂亡其辭者今論語亡字皆讀爲無字謂此六詩於笙奏之雖有其聲舉無辭句不若魚麗

南有嘉魚南山有臺於歌奏之歌人聲也故有辭爾此歌與笙之異也 辯曰古者有堂下堂上之樂歌主人聲堂上樂也笙鏞以間堂下樂也謂之笙鏞乃間歌之聲皆有義而無其辭束皙微之補亡六詩皮日休補肆夏不知六亡詩乃笙詩肆夏乃金奏初無辭之可傳也

樂章圖

歌詩鄉飲酒燕饗皆用之魚麗間南有嘉魚間南山有臺間此三詩鄉飲酒燕禮用之歌鹿鳴燕禮升歌鹿鳴皇皇者華燕饗用之四牡已上六詩皆小雅

合樂詩 關雎 葛覃 卷耳 鵲巢 采蘋

已上皆二南合爲樂夫子所謂人而不爲周南召南者以此 射樂卽樂節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禮騶虞王 貍首侯 采蘋大夫 采蘩士 周禮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節今召南詩中有采蘩采蘋騶虞三詩而貍首獨亡

笙詩鄉飲酒燕射用之又云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 南陔笙由夷間笙 崇丘間笙 由儀間笙

管奏管與笙一類皆行吹之獨燕禮升歌取鹿鳴下管新宮自春秋至後漢猶存今亡

金奏肆夏 三夏 九夏皆金奏即頌詩之類見逸詩

絲奏三百篇中之詩皆可被之絃歌故琴中有鵲巢操騶虞伐檀操白駒操皆今詩文又古人謂之雅琴頌琴古之雅頌即今之琴操琴古禁也將以禁人之邪心故以歌乎詩如文中子歸而援琴鼓蕩蕩之什乃知聲至隋末猶存房中之樂二南詩用之爲房中之樂周有房中樂漢有

房中詞樂唐山夫人作高祖樂用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兩君相見之樂文王大明綿辯曰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雅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鄘至豳無一詩在數或曰周禮篇章吹豳詩豳雅豳頌則豳疑於入樂矣然聽吹雅頌而無豳風非今七月等語此歐陽文忠公疑其別有豳詩于今不存也

刪詩辯

司馬遷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夫子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篇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

夫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夫詩上自商頌祀成湯下至株
林刺陳靈公上下千餘年而詩纔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
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併得之於魯太師編而錄
之非有意於刪也夫迢迢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
友朋如斯等語亦不俚也胡爲而刪之乎墻有茨桑中等
語至俚又胡爲而不刪之乎則知刪詩之說與春秋始隱
終獲麟之事皆漢儒倡之也大抵得其鄉聲則存不得其
聲則不存也周之列國如滕薛如評蔡如邾莒等國夫豈
無詩但魯人不識其音則不得其詳季札聘魯魯人以雅

頌之外所得十五國風盡歌之及觀今三百篇於季札所
觀與魯人所存無加損也若夫夫子有意刪詩則當轍環
之時必大搜而備索之矣奚止十五國乎然聖人不欲強
備者何也蓋天下情性美刺諷詠亦不過是也刪之之說
非夫子本意漢儒孔安國倡之文中子極筆載之善乎邵
康節詩曰自從刪後更無詩康節之詩非謂夫子果刪詩
也蓋謂天下情性不出乎此求之三百篇之中足矣不必
外有所求也

經籍考卷之四

新會梁斗輝忠璇父著

檇李郭紹儀汾仲父

井研雷起雷于田父

麻城劉孔源事可父全較

春秋總論 左傳 公羊傳 穀梁傳

吾夫子晚而喜易又喜春秋春秋王統也王道一天春秋
以天道綱紀王事故事繫日日繫月月繫時時繫年而一
統於天春秋以天道正王統故王御侯侯帥伯子男王御

卿卿率大夫士王圻御侯甸侯甸御男采衛而一本於天
春秋以天道正人心興人之利弊人所患反忠以致中貴
同以處和長善於微救惡於忽愛始同人惡反自復喜怒
以類循物不逐而一統於心故命曰春秋春秋者中和傳
心之要典也其自言曰吾志在春秋又曰知我者其惟春
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蓋以明褒貶於當年垂勸懲於
來世筆削憑是非爲獨斷門弟子不能一辭贊焉左丘明
受經於仲尼取所傳魯史記之文繫之經爲傳是春秋之
案也又其後子夏之徒齊人公羊高魯人穀梁赤各以其

師傳意旨爲傳與左氏並稱三傳蓋公穀卽春秋屬辭著
教者深言之闡其志左氏卽春秋比事見義者條記之備
其文各指所之未相從質故時有牴牾而三傳最古傳五
經者莫近於春秋鄒魯士薦紳先生多能明之漢興胡毋
子都董仲舒治公羊仲舒明於天人之故爲漢儒宗勸天
子推尊孔氏抑黜百家於是表章六經疇咨英茂立公羊
博士武帝尊公羊衛太子好穀梁宣帝故說學問二傳於
丞相韋賢少府夏侯勝樂陵侯史高三人皆魯人乃言穀
梁本魯學當立於是召善爲穀梁者卽蔡千秋令與公羊

家並說帝善穀梁愍其學且絕擢千秋諫大夫選郎十人
從受學會千秋病卒徵瑕丘江公孫爲博士代授經復病
卒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業積十年明習帝
召五經名儒議殿中平公穀同異各以經處是非咸多穀
梁而穀梁大行立爲博士置石渠左氏本親見孔子公穀
乃在後傳聞之辭顧得立而左氏不得立哀帝時奉車騎
都尉劉歆親幸白左氏春秋宜立帝納之以問諸名儒諸
儒皆不對歆數見丞相孔光求助光不應歆移讓太常博
士惜左氏不傳春秋語峭厲諸儒恨之出歆補吏後言左

氏者卒本歆平帝時左氏春秋得立實自歆建白也又有
鄒氏夾氏與公穀並行然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
顯於世惟公穀獨盛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中元中
令群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大都言春秋者劉子駿
賈景伯父子許惠卿之倫尚左氏任城何休守公羊至晉
大康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故東哲云若使此書出於漢
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於是摯虞東哲引其義以相明
王接荀顛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釋于寶籍爲師範
其後順陽范甯武子以傳春秋者多互異遂沉思積年爲

集解然徵經法傳其義精審不專一門獨深於春秋其言曰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則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文公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昏也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畔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也以妾母稱夫人爲合正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又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

而不俗則深於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蓋精詣如此自是南北分裂經籍散逸著錄傳承鮮有深詣迨隋文中子實始講素王之業於河汾取衷春秋作元經始晉惠以天下無賞罰而以褒貶代也至比符堅於齊桓擬王猛以管仲罪晉制命者不罪符秦陳亾而具五國謂晉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亾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亦不欲其先亾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其未亾君子奪其國焉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獲麟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亾於是乎天人備矣而以其

經籍考 卷之四
書授叔恬然躋元經於春秋則實非等倫春秋公羊立學
官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漢藝文志猶標古經平陵賈
逵有經訓詁李鉉馮沆有古經三傳異同後左氏大興學
者專治左傳迄唐初獨從杜解抄出經文無復二家惟陸
德明音義頗兼存之後啖助趙匡以前人多泥傳違經因
著纂例辨疑共十七卷自漢以下三傳之外能卓然自信
者自二人始陸淳列三傳差謬凡二百四十一條潼川謝
疇取三家所傳遺經心以爲是者大書之仍細書其不然
者於下曰春秋古經宋熙寧中王安石悅詩書爲著義頒

學官於春秋不解也以是爲斷爛朝報廢不列程正公獨
深明其旨爲作傳而聖經大有所發明高宗建炎初頗好
讀左氏謂給事中胡安國曰聞卿深於春秋欲資勸講手
左氏授之令點句正音安國對曰春秋迺仲尼手筆實經
世大典義精理奧陛下宜潛心聖經爲出治大原不宜耽
玩文采虛廢光陰帝曰善令專以春秋進講安國作傳以
進本左氏爲案見本末質公穀爲斷探聖意大綱本孟子
而微辭一以程傳爲正我

太祖迅掃胡元與先聖外夷狄之旨百世同符臨御之初

詔天下設科取士春秋本左氏公穀程傳胡傳

成祖又命儒臣纂脩一宗胡氏二百年餘君臣父子之倫以明華夷之分以正尊信表章之功又孰有如我今日者哉蓋嘗論之春秋一書聖人尊周之書也是故王加正月首明大訓由平迄敬十有三王王室之事錄于經者九十有二書天王書天子書王欲其脩身奉天而無害德傷治之階書王后書世子書王子欲其齊家裕後而無竝后匹嫡之萌書京師書王室欲其表正建極而無下堂厭尊之失書狩書居書入欲其天下爲家而無以臣召君以君避

臣之事書來錫命書來歸賙歸含歸賑欲其謹命令嚴典刑而無屈命僭侯溢寵勝妾之愆書來聘書來求欲其惟禮之守惟正之供而無辱典征利之瀆書朝王書如京師欲其奔走列國而無強侯大邦慢上之患書王臣主盟主會主伐欲其禮樂征伐悉歸於上而無侯伯陪臣掠權之變周禮在魯夫子以王道望魯故內魯列國稱侯而我獨稱公列國書卒而我獨書亮列國之君至我則曰朝大夫至我則曰聘而魯之君大夫有事于列國獨書曰如列國之盟于我則曰盟來而我之盟于列國獨曰涖盟列國之

擅相吞滅皆書滅而我則不書滅而書取列國之專殺大夫皆書殺而我則不書殺而書刺列國之君去國則書出奔而我則不書出奔而書孫凡此皆尊魯也尊魯所以維周也惟尊之故責備之且從而正之不書即位不書王不書正責備我君也書夫人姜氏書婦姜書孟子責備我夫人也書翬書柔書溺書仲遂責備我卿大夫也書郊禘大雩大閱大蒐正我僭典也書考官獻羽立宮毀泉臺正我亂制也書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正我失政也書作三軍舍中軍正我紊權也書築鄧書新廐新作南門正我厲民

也書大水蠱震雷雨雹正我慢時也至爲我特書者常事不錄如復泮宮脩闕宮克淮夷詩之所頌春秋缺焉而所錄者皆事之變也伐邾而舍盟蔑之信得祊而忘許田之失始黨宋衛以仇鄭終挾齊鄭以惡宋入極之師既縱於無駭伐鄭伐宋之師復擅於公子翬鍾巫之變隱自召矣棄許田以結鄭而有垂越之成因宋賂以立督而有于穆之會假姻好以協齊而有羸謹之會弟年之來戰宋戰紀伐邾納突無所不至首亂兄弟之倫終瀆夫婦之倫彭生之禍桓自詒矣會齊廢復讐之義納衛有獎叛之謀圍郕

背同姓之恩追戎啓夷狄之侮觀舍則國政荒刻誦則侈
心肆此莊之不能克已也養慶父之禍而不能除歸季子
之賢而不能任此閔之不能保國也盟聖未返遽有邾師
之敗葵丘稍息遂肆陽穀之樂湏句之功不足掩升陘之
辱取穀之師不足洗至鄆之耻僖其不得爲金賢乎三書
不雨安在勤民四不視朔曷稱勤政處父壓盟則辱于晉
鄆丘賂盟則辱于齊文公其安于媮政乎賂田求婚君大
夫奔走無寧日以爲媚齊之謀不盟于扈不盟于清丘而
無事晉之志一逞兵則伐莒伐邾未已也而伐萊伐杞一

放利則取向取繹未饜也而取根牟自斷道盟晉歸父奔
齊三家之勢成矣宣公所以無良圖也四卿得志於齊僅
能免二鄙之侵而十年三朝三聘於晉不能止沙隨莒丘
之辱如京師似可徼尊周之名而會盟於蜀莫掩背華之
實成公得不救失而不知其非也仲孫用事者五叔孫用
事者十有四季孫用事者十則三卿專政之形成齊人伐
我者七邾人伐我者二莒人侵我者四則鄰國交爭之禍
起至其末年俯首南面而朝于楚雖晉霸之失使然魯亦
於是乎不振矣楚宮之薨襄實兆之居喪無戚容而恩絕

父子娶妻以同姓而倫乖夫婦季氏之禍雖積習於成襄
之世然取鄆納牟夷蒐紅蒐比蒲大權旁落五如晉不得
入十三國同盟不得與亦何以託其國哉乾侯淹恤昭實
懼之定公入自壞墮立以戊辰既昧正始之義而雉門兩
觀之作僭典莫改寶王大弓之竊分器莫守十年始用孔
子會於夾谷而鄆謹龜陰歸行乎季孫而郈費墮庶幾至
道之有日夫何惜於女樂政歸疆家又胡以挽大聖之轍
耶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五伐邾四城邑師勞民
罷伐齊以離中國之與事吳以結非類之好君臣多猜孫

邾適越有山氏之施不已脫耶若論其家法之壞則桓不
能刑于文姜而釁召二國莊不能防閑哀姜而禍延再世
襄仲私敬嬴而殺惡及視宣伯通穆姜而君辱臣執其君
權之替隱失權於翬莊失權於慶父文失權於仲遂宣失
權於歸父襄失權於宿豹昭失權於意如宋樂祁曰我君
喪政四君矣政在季氏三世矣晉史墨田季氏二諸侯爲
日久矣魯居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况定哀
以後哉衰微削弱不得與齊晉齒而猶稱望國者何則其
君猶知以禮自守其卿大夫猶多識文獻典章當時齊晉

圖霸常以得我爲重我之向背係列國觀瞻齊桓始合諸侯我不肯輕從者蓋遲遲二十餘年鄆之首會姑以單伯來幽之初盟僅以微者會陽谷之合天下畢至亦以公子友涖盟至召陵以後始堅于事齊而齊未得我則莫能自安也宋襄以非禮召諸侯我望望然去之若將免焉及楚虔爲申之會汰心虐焰諸侯雖心知其不可黽勉糜至而我獨從容退避辭以時祭臧僖伯諫觀魚能陳軌物臧哀伯諫納鼎示昭令德曹劌諫觀社明朝會征伐之典展喜退齊師道先王盟府之命季文子逐莒僕識臣子事君之

禮大師氏之樂不失二雅二南之章太史氏之書能備春秋易象之文噫此我之所以猶賢於列國也豈周公伯禽之化未泯耶然當其時王風不競霸圖迭起齊霸最强晉霸最久齊桓兵車會四衣裳會十一王禁明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載序績召陵而荆帖陳旅聶北而狄退獻捷過魯而戎弭夫何九國叛而萌震矜管仲死而放繩墨城杞貶於城邢救徐怠於救許伐黃則外憂啓滅項則衆志離會卞則家法隳功過蓋乘除焉晉文公之霸蓋文侯家法也文侯扞王于艱錫以秬鬯

爲東周賢侯後因武公以支代宗并吞專立晉之君臣不
通盟會不著史冊迨文公入國事猶四年不經見雖以納
王懿功削而不錄夫勤王固爲大美何以不錄狐偃曰求
諸侯莫如勤王則有利心也豈知君臣大義哉至二十八
年晉楚之爭廼關夷夏盛衰春秋抑楚之深故予晉之亟
而文與桓始得並稱然文終非桓匹也桓得江黃而不用
於伐楚文則謂非致秦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則桓
不肯爲桓會不邇三川盟不加王人文會畿內失之抗盟
子虎失之悖則桓不敢爲桓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

臣抑君不可爲訓文爲元咺執衛侯三綱五常廢矣則桓
不忍爲又豈以其一駕而城濮之功多於召陵再合而温
之事敏於葵丘三會而大小侯伯莫敢不至遂躋文而桓
之也桓公沒孝公不能率桓而抗宋於啓獻文公沒襄公
乃能繼文而挫秦於尋穀且一年之間敗箕剪狄伐許離
楚斯亦偉矣然黑衰臨戎春秋繼焉又况伐衛則損威會
公孫敖則廢列士穀主盟則權散陽處父救江則謀怠規
模遠不逮文矣靈公嗣興狼淵救鄭謀撓楚也晉君不在
諸侯致生戎心故以趙質上卿而稱人河曲戰秦報令孤

也晉不謝秦而潛師禦之故雖秦納不正而亦稱人厚歛
雕墻輕殺復諫尋以見弑成公黑壤與扈二會僅能再合
諸侯然楚人三歲三伐鄭而晉弗攘鄭子家弑穆公而晉
弗討天下何觀焉景公會狄攢函不能討少西氏之逆使
楚得以號令辰陵乃脩帷房一笑之憾大興師以伐齊邲
之役名爲救鄭不能一矢遺楚而使邲不振旅爲中國羞
乃滅赤狄伐廡咎如以自侈盟蟲牢盟馬陵盟蒲雖得諸
侯竟莫駕楚厲公執負芻歸京師庶幾霸討焉然沙隨辱
我猶未快也而求多季孫柯陵伐鄭猶未息也而再勤單

子諸侯無患蕭墻反危三卻之誅成而匠麗之難作矣悼
公繼霸忠厚不迫堅忍持重鷄澤之會不令而從者三十
國無滅譚滅遂執曹執衛之事五會之信終於不盟無逃
盟乞盟之煩三駕之烈不煩一旅無城濮鄢陵之勞夫何
盟會之權非大夫敢干也蕭魚以後凡三大會士匄荀偃
實儼然臨之諸侯雖合大夫浸分何謹於諸侯而縱於大
夫乎陳不可棄猶鄭不可舍也成陳之役以爲有陳非吾
事也無之而後可鄭雖向晉陳竟歸楚何工於撫鄭而拙
於懷陳乎吳不可啓猶楚不可釋也會向之後欲數吳不

德以退吳人抑已晚矣楚患雖弭吳憂尤甚何明於治楚而闇於治吳乎平公五盟六會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煩民無怨讟祁午數當時之功若此而溴梁之會權下替也宋之盟權外棄也澶淵雖獲齊成厥後不免朝歌之伐商任沙隨錮欒氏反召盈之亂夷儀將伐齊卒受弒君之賂至昭之政則又微矣僅能一會大夫一盟諸侯方楚虜辱於乾谿諸夏庶幾復霸而晉侯作虜祁盛兵邾南平丘雖曰同盟齊敢拒令鄭敢爭承衛病芻蕘之擾魯困蠻夷之訴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况能駕敵國

哉爰及項定霸業遂廢執我行人叔孫婁與邾大夫坐

宋樂祁犁涉佗成河詬衛荀寅辭蔡羽旄假鄭則諸侯貳

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動晉陽之甲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

踐土之盟魏舒南面涖政敢干位以命大事則大夫擅范

鞅請冠而我使蒙執趙鞅受楊楯而宋卿賈禍邾爭貢

而三卿亂國受賄於季孫而昭公弗納求貨於蔡侯而楚

師無出十牢索我而吳人籍爲口實則禮義廢以故柏舉

之戰吳尸其權而籍虜斯爲諸侯之勢已成鹹之會安甫

之會沙之盟五氏之次辛與眺之會鄆陵之盟轉爲齊景

公主晉不能有矣春秋外災不書而宋獨書外異不記而宋獨記列國會盟獨宋嘗書公以別於諸侯尊之也尊之者何昔成王建微子於宋以尹東夏崇先代重三恪何膺厚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至春秋猶未盡忘御說之賢聲聞鄰國向戍之良卓冠諸侯孔父之義子哀之清屹然衰世之中故聖人以爲一伐文獻如綫不絕所以著三統之相承明王澤之當續耳杞夏後也而卽東夷左氏曰杞用夷禮蓋其習夷久矣試觀諸經自莊僖以來會于洮而室家禮廢朝其子而朝廷禮紊求婦於魯昏禮失矣逆喪

於魯喪禮舛矣先王舊章無一獻可攷然書子者二侯者三人者五伯者二十八筆削褒貶何若是異乎蓋謂其卽夷也則宜貶謂其爲先代後也則不忍絕因其善惡而著之若化工然聖人之情見矣陳蔡皆從楚者也春秋書蔡始末可見者六君陳十二公悉著於冊何其畧蔡而詳陳也豈其不假借於宗盟之長而輕恕於胡公之胤耶蓋蔡專于事楚者幾二百年春秋攘夷故不得不絕蔡然其事雖畧其指持嚴蔡之始事錄于經曰蔡侯鄭伯會鄧懼楚也終事錄于經曰蔡遷州來避楚也楚之始事錄于經曰

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終事錄于經曰楚子陳侯
隨侯許男圖蔡齊晉之霸其始事錄于經曰侵蔡遂伐楚
盟于召陵治蔡黨楚也終事錄于經曰會于召陵侵楚以
蔡請伐也原始占終蔡亦有關於夷夏之變哉陳在荆河
之地密邇強楚而遠齊晉其汙于荆蠻或者非其誠得也
然攷春秋之始從王伐鄭盟折會稷桓之霸由盟幽以及
會淮從齊者九文之霸自踐土以及翟泉從晉者三濤塗
雖執首止猶列陳侯穆公雖卒溫會猶列陳子及宋襄之
暴陳始從楚而會孟之後遂屢動楚人之兵晉靈之懦陳

再與楚而棐林之後始游勤晉人之討逮辰陵軟血岬師
敗績陳始一意向楚矣異時歸黃于陳戮二慶于陳皆惟
曰楚故招之放過之誅亦惟曰楚故伐鄭伐吳惟楚是贊
會號會申惟楚是從甚而陳滅陳封亦惟楚命是聽推原
其故陳固不得不畏楚中國亦徃徃不能有陳也范宣子
曰楚人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徃乎於
是不復有事於陳中行穆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是
以無視晉之不能亦可知矣於是始欲舍陳而救蔡陳內
無所援外有所逼是故以神明之胄爲周建國汙於蠻夷

亦可以察其情也茲所以書陳之事猶異於蔡而不至甚
喏歎然上下淫亂禮義滅絕陳之爲陳詎可令虞公胡公
見也曹在春秋始終稱伯辭無所貶然特書者缺焉公羊
謂曹無大夫穀梁謂曹爲老師攷其顛末其事夏盟最謹
其與諸侯甚睦不得罪於中國此所以無貶文也其國處
於僻陋安於卑弱不能自立此所以不得詳錄也雖然以
褊小之曹病于戎病于晉又逼于宋渾罕曰曹其先亡乎
偪而無禮曹共公有負羈之賢不能知而乘軒者三百人
曹成公有子臧杜稷之鎮公子不能用而俾之致其邑與

卿而不出曹伯陽惑田弋鄙人公孫彊之謀妄聽辯言亂
舊政背晉奸宋自取滅亾然則春秋之不錄毋亦以其不
足錄乎姬姓衛獨後亡終春秋世兵革可見者最少賢人
君子著聞特多楚虒稱霸于申衛獨從容與晉而却楚夫
差冠端於黃池衛卒晏然與魯而辭吳其與中國之會在
惠公者七獻公者二十五靈公者四而興師修怨如伐鄭
入邲治曹剪邢之類不過數事乃其明卿才大夫若史宯
遽荆叔圍祝佗王孫賈輩皆杰然爲一時冠孔子稱其奚
喪季札稱其無患有以也夫何東門之亂州吁始禍熒澤

之變孽朔召釁衍剽並爭適庶舛也孫甯專制上下紊也
鱗紮蒙禍兄弟乖也蒯輒出入父子睽也又安能免春秋
斧鉞耶鄭邇周圻介晉楚周桓公曰我周東遷晉鄭焉依
然交惡敵戰無王也克段滅親也伐衛佳兵也歸昉專地
也背華即楚盟幽未幾亟有鄭詹之執召陵既退尚厯新
城之圍戰城濮者方一載而翟泉遽敢背盟城虎牢者已
十年而蕭魚廼始聽命攷其一國之政轉移於七穆之手
幸而子產宣力效忠抑強去汰僅以救之末年宋公子地
之叛而大夫爲老丘之役以獎地晉范鞅之亂而大夫爲

鉄之役以助鞅雖欲無亡不可得已滕嘗以侯書于經矣
始稱爵而沒其名後稱名而貶其爵夫滕與諸侯睦事霸
主謹然於魯旅見而典禮乖與薛爭長而班制紊喪紀莫
行循習僻陋是以國君無名用狄道也會朝稱子用夷禮
也滕何以立國乎余因是反覆論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十
九國之事大抵春秋之維周切而惡夷狄之奸之也惟其
維周故寄東周之思於魯而魯之同盟屬國若邢若邾者
聖人猶不忘焉惟其惡夷狄之奸周故自蔡鄭而下即許
以太岳之胤聖人所必畧焉而况秦楚吳越戎狄之國哉

嗟夫莘之敗以荆雞父之敗以吳曹之羈出赤歸實由戎
侵衛之遷都帝丘偏於狄強秦封殺尸於越入吳夷狄且
橫行矣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魯衰不
競其何能國一老不憖遺篋篋在疚君子讀隱桓春秋而
知王竭澤也讀昭定春秋而知霸烈衰也蓋至西狩獲麟
春秋之筆絕聖人之心戚矣

